

长江沿岸十省面临洪灾威胁

本报讯(记者程莉)自上周四以来,长江盆地的瓢泼大雨造成该区域29条河流的水位超过警戒线,且多地暴发山洪、泥石流。长江沿岸十省面临巨大洪灾威胁。

每年夏天,南方省份几乎都遭遇洪灾,而通常干旱的青海省也受到洪灾威胁,包括格尔木河。格尔木本是青海最早旱的地区,但由于大坝决堤,排水渠塌陷,该市面临“两千年一遇”的最严重洪灾。

据长江委防汛抗旱办公室调度处处长王井泉分析,如果长江上游嘉陵江、金沙江持续长时间降雨,“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地区维持降雨,则防汛形势会像1998年一样受到挑战。江西的汛情尤其严重,部分地区洪水流量、水位甚至超过了1998年。这和“98洪灾”初期的表现非常相似。

本报记者已开赴洪涝严重地区,今起陆续向读者发回救灾实况,报道重点之一是灾区企业。



蓄滞洪区内的村庄。 本报记者 赵翔 摄



管理局局长邱发模(左)向记者展示“巡堤证据瓶”。

本报记者在抗洪现场①

巡堤

——亲历风声鹤唳的鄱阳湖

■本报记者 赵翔

一边是烟波浩渺的鄱阳湖,一边是一望无际的正待复收的稻田,一条顶宽7米、长达36.25公里的大堤,将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围出了一个富庶的鱼米之乡,这条大堤就是位于江西省余干县的康山大堤。

走在大堤上,看似风平浪静、景色秀美,实际上,这里已经进入“风声鹤唳”般的临战状态——今天上午8时,江西省余干县防汛总指挥部通知鄱阳湖水为19.48米,离国家防总规定的警戒水位只有0.02米!高出余干县防总制定的警戒线0.48米!

“国家不分洪时它是一座平安堤,国家一旦需要分洪,康山大堤就要英勇献身。”今天,记者来到这座大堤,跟随管理局负责人进行巡堤,从17岁起就在大堤上工作、今年已经52岁的管理局副局长张如意告诉记者,这座大堤是鄱阳湖的“扼喉”之处,也是长江流域设立的13个重要蓄滞洪区之一,是保护省会南昌最重要的一座屏障。

张副局长说,在1998年的大洪水中,为了保住南昌和京九铁路,康山大堤已经做好了炸药,准备根据防汛需要启动分洪。今天,记者在现场看到,当时的炸药埋孔仍然

整齐排列在堤坝的内外两边,有上百米宽,令人触目惊心。

鄱阳湖的水都浊了

站在江西省康山蓄滞洪区管理局的5楼会议室里,推窗而望是无边无际的鄱阳湖,面对着墙壁上巨大的湖区地形图,能感觉到一湖浊水的压力。

管理局局长邱发模是个瘦高个儿,他告诉记者:“近40公里长的康山大堤保护着瑞洪镇、康山垦殖场、康山乡等7个乡镇场,保护着40万亩的优质稻田和精养鱼池,有2万多户近10万群众以此为生。我们管理局只有44名职工,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康山大堤地处鄱阳湖南岸,是一座上世纪60年代建立的围垦大堤。据了解,在国家防总规划中,江西整个承担国家分洪指标为25亿立方米,其中给康山蓄滞洪区下达的指标是15亿立方米。

江西防汛的严峻之处就在鄱阳湖区,虽然不久前曾叫喊决了口,但随着堵口的成功,水位即刻就会退去,康山大堤不同,近40

公里长的湖堤必须经受住长达两个多月汛期的浸泡和冲刷,不容半点疏忽。所以有了一种说法——“江西救灾急在临川,险在余干。”

邱发模回忆,康山大堤最严重的一次险情出现在6月27日夜,瑞洪镇20+700责任段出现了长度达200米的塌方,有20余公里长的堤坝出现了堤脚渗水,如不处理,后果不堪设想。

从这夜起,县机关抽调了520余名干部,上饶军分区派出了100多名解放军和当地2000余名干部群众一起,奋战了两天两夜,终于排除了险情。6月28日,江西省委书记苏荣亲赴康山大堤,他站在防固后的堤坝上,高声说道:“余干人民了不起!”

6月29日,鄱阳湖水位达到了20.26米,超过警戒线0.76米,余干县立即加强了康山大堤的防汛指挥力量,7名县级领导每人挂点大堤内的一个乡镇,吃住全部在堤上。

独特的矿泉水瓶

中午12点,闷热潮湿的空气令人窒息,

在管理局的食堂,记者见到了从大堤上巡堤后匆匆回来的余干县副县长刘德年和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叶汉江,他们的皮肤晒得黝黑,几乎和当地的农民没有两样。他们告诉记者:“没有时间接待你了,从今天早上起,康山大堤水位已经上涨到19.48米,县防总指示,所有领导必须提前到位,我们县的检察长李春明、武装部部长都已经到大堤上去了。”

午饭后,记者坐上了邱局长亲自驾驶的巡堤车,驶上了康山大堤。记者发现,车上有一些独特的矿泉水瓶,瓶身上用反光的荧光纸取代了商标,上面写着几个大字“巡堤证据瓶”和“巡堤督察瓶”,瓶子上编着号,一排小字写着“捡到此瓶请于x年x月x日x时之前交x指挥所,电话x。”

这是管理局邱局长想出的绝招,为了检查和督促,管理局收集了200个矿泉水瓶,做了180个证据瓶和20个督察瓶。每天晚上对不同的堤段进行安排投放,要求每3小时巡堤一次,每天8次,巡堤的责任人必须找到并取回这些瓶子,而且在规定时间内向

指挥所通报,否则按巡堤责任制追究和处罚。邱局长笑着说:“自推行证据瓶后还没有出现过一次玩忽职守或弄虚作假。”

沿着36.25公里长的康山大堤巡防,堤外湖浪拍岸,堤内风平浪静。堤坝的内斜坡上,已经被巡堤的人走出了一条条细细的羊肠小道。

堤坝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项写着“救灾”两字的帐篷,每个帐篷里都有皮肤黝黑、满脸疲惫的乡村干部和群众值守,堤坝上每隔一段距离就堆放着石块、细石和沙料,“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未雨绸缪。”张如意说。

在一顶帐篷前,记者见到了一位身板硬朗的中年汉子,他叫徐吕富,是瑞洪镇徐家村人,在他的帐篷里摆着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还有煤气灶。帐篷里还有一张简易的木板床,挂着蚊帐。徐吕富很乐观地笑着说:“我就不回去了,晚上就住在堤上,鄱阳湖的蚊子吃得进人喽。”我问他,“你吃什么?”徐吕富笑着拿出了两个盐蛋。

巡堤车很快就开出了20多公里,在康山大堤分洪口处,记者看到了6月27日出现塌方的地段,堤内外都已湖水连天,看不到村庄和田地,只有几只水鸟在低空翻飞。

一场大水改变了局长的习惯

从康山大堤巡防回来,已经将近下午3点。记者和邱局长、张副局长已经浑身是汗,还没有坐定,县防总的短信就发到了邱局长的手机上,短信告知:“鄱阳湖康山大堤水位现在是19.47米。”邱局长拿起一本记录本:“我不能陪你了,分指挥所要开一个会议。”起身走出了办公室。

张如意告诉记者:“你知道吗,一场大水改变了局长的习惯,他本来每天都要喝个两把子酒,从6月21日起,他滴酒未沾。”

下午4点,乌云压顶,眼看着一场暴雨将至,记者驱车沿着大堤驶出康山蓄滞洪区,沿途经过了又一个一个村庄,只见村民们三五成群坐在家门口玩扑克,一些勤快的妇女在门前的晒场上打豆荚,孩童们在自由地玩耍,沿街到处悬挂着祝贺某某高考题名的大红横幅。我问其中一位老人:“鄱阳湖水还在涨,你们怕不怕?”

老人笑着说:“我们心里有数,有这么多县领导都在堤上,有好几百个干部在堤上,有这么多解放军在堤上,有这么多抢险物资堆在堤上,我们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我们相信康山堤是不会倒的。”

(本报江西康山大堤7月13日电)

大雨像瀑布 淹了安庆城

交通管制 2万人转移

本报安庆7月13日电(记者陈华)安徽省安庆市今日遭受特大暴雨袭击,城区积水严重,大部分道路被淹。安徽省水利厅的通报称,安庆市区今天9小时的降雨量达274.8毫米,已超过历史资料以来的日降雨量极值。

从今天早晨5时开始,安庆市区即下降暴雨。市民形容雨水“像瀑布一样从天而降下来”。至13时,全市的大部分道路已经积水,部分低洼的道路无法通行车辆。目前城区已实行交通管制,有关部门调集救援官兵600多人,冲锋舟20多艘展开人员营救,共有1.4万干部投入抗洪抢险,已转移群众2万多人。

作为安徽省汛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安庆市11日将防汛应急响应由Ⅲ级提升到Ⅱ级。

据了解,7月8日以来,安徽省淮河以南发生了1999年以来最强的集中降雨过程,致使江河湖库水位迅速上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类险情不断增加。目前,全省有西河、裕溪河、滁河等15条中小河流超警戒水位,5座大型及26座中型、1105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安徽省长江干流水位持续上涨,芜湖、马鞍山站已超警戒水位,其它控制站逼近警戒水位。

安徽省防指进一步加大工作部署,会同有关部门已紧急下拨特大防汛经费1000万元、防汛排涝电指标6400万度支持各地防汛排涝;已紧急调拨30台冲锋舟支持安庆、池州抗洪抢险和人员营救。安徽省水利厅已调集排水设备64台套3560千瓦支持安庆市大观、望江等县排涝。安徽省防指、省水利厅8个工作(专家)组在一线巡回检查指导。安徽省农委也派出5个技术服务组。

受麻塘湖水库及上游来水影响,泥淦沟河水位居高不下,两岸险情不断发展,安徽省防指及时协调省武警总队兵力支援,省武警总队从直属合肥支队调动300名官兵奔赴出险地点,今日已投入抗洪抢险。目前,安徽省武警总队共调遣900名武警官兵、省军区组织现役官兵137人、民兵2827人投入抗洪抢险。

北京“最牛钉子户”的愧疚

■本报记者 戴明阳
■本报实习生 江舫 王文渊

从7月9日至13日,北京的雨连续不断。

虽然打了很多次“补丁”,但只要一下雨,张长福家的房顶就会漏水。

“习惯了,头上滴水就拿个盆接着。”张长福的妻子刘英说。

“以前房子没修的时候,下大雨,水都漫到我膝盖这么高了。”张长福向记者比划着。他们是北京“最牛钉子户”。

走出张长福的平房陋室,外面是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路,路上车来车往,川流不息……

谁都能看得出来,张长福的家成了这些车流必须避让的“堡垒”——这个青灰色与白色水泥墙围起来的院落约有400平方米,占据了大半个路面。乍一看,就像封闭式清洁站。墙里一片参差的砖瓦房,屋顶上长着一块“倔强的野草,一口接收电视信号的“锅”架在屋顶。

正因为“战略地位”如此重要,而且挺立了7年之久,甚至“被遗忘”,张氏夫妇才被人称为京城“最牛钉子户”。

与一些“钉子户”“损伤”的是开发商的利益不同,张长福损伤的是公众利益,因而,他必须面对公众。

“愤怒不已”的司机们

今天早上8:30,记者在张长福家外面看到,一辆966路公共汽车艰难地斜横在马路的中间,虽然周围的小轿车喇叭响个不停,但它还是花了将近15分钟才拐过这个弯。而直到9点以后,这段路才渐渐开始通畅。

“从周一到周五,这里就像一个停车场。在早晚高峰时段,常有上百辆汽车堵在这里。”在不远处曙光西路的十字路口卖水果的商贩反映说。

简单算笔账,以通畅时每分钟通行60辆车来计,在正常情况下,这个路段2小时内会通过7200辆车。而每天早、晚高峰时段,该路段至少有2个小时的堵车时间,这两小时内,本应通过的7200辆车会因堵车而耗费一笔经济成本。

根据去年年底《2009福田指数——中国居民生活机动性指数研究报告》,目前北京居民拥堵经济成本为335.6元/月,这7200辆车的车主每天的拥堵经济成本约为79200元,而每月则高达240万元左右。如果按照原先的设计,没有张长福家堵道,这样的经济损失是可以避免的。这还不包括到该路段因8条车道突然减少为2条车道,车辆缓慢行驶耗费的大量成本。

不单是开车的车人路过此路段“愤怒不已”,旁边国际村的底商也因为出行难遭受损失。临街近2000平方米的空铺都没有租出去,玻璃窗上还写着招租电话。房屋中介我爱我家国际村店职员介绍说:“从我们开业以来,这些底商就空置,快一年了。”据了这里一个600平方米的店铺每月的租金是10万元。



每天,张长福夫妻俩站在院子里,看着外面的高楼,盼望着有朝一日能搬离这里。



7年“坚守”,日常生活处于非议和压力之下。



原本为方便市民出行而修建的道路,现在却因“钉子户”很难“方便”起来。 本报记者 杨登峰 摄

除了这些粗略推算的损失,还有更多的隐性损失——周边环境的污染、投资环境的恶化以及政府形象的大打折扣等,无疑都是非常巨大的。

如今,乡政府、市政部门等并没有和张家就拆迁补偿达成一致。从现在的情况看,要考虑到评估的似乎不仅是张长福家应该得到多少拆迁款,它还关系着大量群众与社会的公共利益……周围的商铺本应该生意兴隆,却因为门前不该有的一片墙而生意惨淡;上班、上学路过时时间的人,狭窄的道路却让他们迟到……他们的损失,谁去评估?

非议和压力中的7年

当事人张长福夫妇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压力中。

“早上听着车声醒,晚上听着车声睡。”刘英说,他们早已习惯了道路拥堵时的车喇叭声,甚至也习惯了因为堵车占道周边居民对他们的非议。

张长福家对市容市貌的影响是明显的。“2005年以前的曙光西路‘机非混合’,一到阴雨天,泥泞不堪。2005年开始修这条街,原本是好事。但是,修到十字路口就修不下去了,破破烂烂摆在这,真是影响市容市貌。”家住曙光里小区的赵大爷站在12楼,指着楼下那一片平房说。

在曙光里小区的顶层俯瞰这家“钉子户”,红色的屋顶就像城市的“青春痘”般刺眼。

其实,不仅周围的市民对长期没能解决张家拆迁、影响城市面貌感到“不舒服”,就连当事人张长福一家也显得很无奈:“因为我们的事情,给周围邻居的出行带来这么大的不便,我们很愧疚。”张长福说。

在这片围墙内,一位便是7年多。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难受。这对夫妻用“凑合”来概括这7年的生活状态:“尝尽了‘酸苦辣咸’,唯独不知‘甜’的滋味。”

夏天热时得开空调,但是机器老化不好用;冬天冷时靠电暖器取暖,可是墙壁四面透风;娱乐靠遛弯,没有有线电视,即使自己买了个“锅”,但老是收不到信号……

7月13日,记者站在张长福家的“客厅”里,脑袋几乎碰上了天花板。为了防止下雨时墙上掉土,墙面到处都是钉上去的木板和用透明胶粘贴着的布帘。

7年来,房子不知修过多少次,但布满木板和报纸的砖墙上还是有很多老鼠钻出的窟窿。在张长福家的厨房,柴米油盐都摆放在靠着潮湿墙壁的木桌上,周围苍蝇“肆虐”。

张长福和妻子现在都是太阳宫乡农工商总公司的待岗员工,每人每月领630块钱。

“我们这几年一直都没有工作,一直在纠结房子的事,也没心情去上班。”刘英说,两个

月前,她才去了京客隆超市做促销员,两个人一个月的收入加起来也不足2000元。

“日子过得很简单,每天两顿饭,俩人俩小菜,七八年就过来了。”刘英拿出自己的两个工资存折给记者看,“从来不敢乱花钱,就这样每个月也剩不了多少。”记者看了看其中一个工资存折,这个月刚取了600元,还剩33.4元。

坐在张长福家,记者可以听到外面公交车开过时发出的“轰轰”声音,屋里的玻璃也产生了共鸣。

“被”成为“钉子户”

张长福和妻子怎么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就成了“钉子户”呢?

2002年,朝阳区太阳宫乡政府与开发商达成协议,将太阳宫乡西尚家楼村拆除新建小区。据有关媒体报道说,2003年,太阳宫乡政府第一次提出要拆张长福家房屋进行拆迁,但张长福对乡里拆迁部门给出的补偿不满意,未能达成协议。

然而,记者在张家得到的回答却是:“除了曾给过一张评估单,没有人再来跟我们商量拆迁事宜。来的拆迁办人员只是了解情况。”妻子刘英反映说,2003至2006年这段时间,开发商拆迁是用到哪里,就拆到哪里。可是到了2006年,等周围的村民们全都拆迁完了之后,张长福才发现自己这块地开发商

不需要了。

记者7月初以来曾多次给太阳宫乡政府打电话询问此事,但对方表示了解此事的黄安春副书记最近一直在开会,黄本人也曾回复短信说“最近太忙了”。截至发稿时,记者在张长福家了解的情况仍然没有得到乡政府方面的证实。

张长福的家就这样被“遗忘”在这里。在看似是封闭式清洁站的“钉子户”北面,就是当年拆迁后建起的大型商业社区——国际村。

2005年,阜通东大街曙光西路段开始了道路施工,整条马路在2007年竣工。但因为张家没有搬走,曙光西路工程事实上还没有完工,而这间没有被拆掉的老房子,成了路中央醒目的“钉子户”。

张长福也曾经问过市政部门他们家该怎么办,当时对方的答复是情况“已经上报”,但直到路修完了也没个结果。

7月5日,朝阳区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在提供给记者的《关于阜通东大街拆迁滞留户有关问题的情况说明》中提到:“拆迁期间,两户因买卖农村宅基地纠纷,影响了拆迁进程……”长期以来,拆迁人一直保持最大耐心,不间断地做被拆迁人的工作,但不能满足被拆迁人的过高要求。

结束采访时,张长福对记者说:“我们很愧疚,但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本报北京7月13日电)

受天气影响

全国菜价再次回升

据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记者雷敏)据商务部13日发布的商务预报监测,近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暴雨和高温天气交替进行,蔬菜生产、存储及运输受到影响,带动蔬菜价格再次回升。上周(7月5日至11日)18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上涨2.2%。其中,大白菜、油菜、生菜等叶类菜价格涨幅较大,分别上涨13.1%、10.9%和6.6%。

监测显示,上周(7月5日至11日)全国36个大中城市重点监测的食用农产品市场价格比前一周(下同)上涨0.5%;生产资料市场价格下降0.6%。

具体来看,上周我国肉类价格小幅波动。猪肉批发价格上涨2.1%,羊肉价格上涨0.1%,牛肉价格下降0.1%。据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专家分析,受国家先后启动五批中央冻肉收储、国内生猪出栏量减少等因素影响,猪肉价格连续六周上涨,累计涨幅达5.5%。近期,全国普遍高温,猪肉需求较少,预计近期猪肉价格涨势将有所趋缓。

紫金矿业废水渗漏

造成数千吨鱼死亡



本报福州7月13日电 国内最大黄金冶炼企业紫金矿业发生有毒化学物质渗漏事件,造成福建一处水库(棉花滩库区)约2290吨鱼死亡,紫金矿业昨天在香港停牌。

这家厦门公司表示,含有酸性铜的废水突然泄露,流入汀江。紫金山铜矿湿法厂剩余矿石库已经封存,对该厂的炼铜生产产生严重影响。

福建省环保厅网站上的一份声明显示,7月3日下午3点半左右,上杭紫金山矿员工发现一处废水池渗漏,约有9100立方米含有铜酸水的废水渗入汀江。

该矿位于厦门西北偏西约180公里处。昨天,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该起渗漏事故。事件发生后,上杭县政府立即向紫金矿业发出通知,责令紫金山铜矿停产整改。

据新华社报道,今天,紫金矿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罗映南说,“肇事的”铜矿湿法厂已经无限期停产,全面开展整改,同时将依照事故调查结论承担事故责任和经济损失。

图为7月13日工人正在处理工厂污水池中的含铜酸水。 王东明 摄